

## 往事历历

## 烽火中的红旗文工团

文/刘德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盘踞在合德长达七年之久的日本军,于1945年7月撤离合德。一直在游击环境下的中共射阳县委、县政府机关迁驻陈洋,同年建立“合德剧团”,团址设在东兴街的“慈和堂”(礼堂),全团共有演职人员30余人。

红旗文工团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一支文化“轻骑兵”,它的前身是“合德剧团”、“合德区剧团”、“合德文工团”,直到五十年末才更名为“红旗文工团”。为配合战争年代党的中心工作,剧团自编自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有秧歌舞、打莲湘、湖荡船、腰鼓队、打花鼓、说快板……

每当接到演出任务,剧团演职人员比过年还高兴,每人打个小被包,换脚鞋子往背带上一插,背个小饭包,在饭包背带扣个洋瓷碗,再系上一双筷子。走起路来,筷子碰在瓷碗上咯哒、咯哒,如同在打拍子,十里八乡群众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今晚又有文艺演出。

那时候的文艺演出,条件十分简陋,剧团走到哪里就演出到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演出。既能演现代戏,又能演古装戏。例如,在配合发展大生产时,县委领导要求剧团演“兄妹开荒”戏,剧团演职人员二话没说,边排边练,当晚就在舞台上演出。每到夏季,剧团就在桥北市中心搭台,举办说事唱讲乘凉晚会,每次吸引观众千人之多,他们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9月,为统一和加强华中解放区党政、军领导,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加速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同年11月10日华中工委在射阳县藕耕堂正式宣布成立,将“合德区剧团”命名为“合德文工团”。在一次部队攻打上冈的据点八庄时,文工团随部队在战地伏击圈内向敌人政治

喊话,瓦解敌军。在合德区政府张网乡举办的逃亡家属学习班上,文工团组织文艺演出,以感人的剧情教育逃亡家属,敦促他们回乡参加劳动。

1949年8月到建国前夕,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合德文工团”又更名为“文工团”。每逢重大节日,文工团都参加县政府组织的慰问团,赴海防前线慰问演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文工团义演捐华中币1800万元上缴全国文联,助购“鲁迅号”飞机,当时《新华日报》还发表评论文章,给予“红旗文工团”高度评价。文工团热血青年刘德根踊跃报名参战,在前线演出时不幸以身殉国,时年18周岁。1960年“红旗文工团”被评为全国红旗先进单位,指导员蒋斌同志光荣地出席北京召开的文教群英会,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红旗文工团”从硝烟弥漫的烽火中走来,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红色文化的记忆,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 情丝万缕

## 雨花台前的深思

文/邱玲娜

我们为什么要入党?为优越的生活?为更好的工作?也许你会说,不,为人民服务,为了尽好人民公仆的责任。但我们的人生大多一帆风顺,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我们都是恪尽职守,尽好为人处世的本质,党员职责概念似乎越来越模糊。然而,当我站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前,当我看到纪念馆墙上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时,那书本上的神圣使命鲜活了……

早就听闻雨花台的相关故事,也多次去南京,却总因种种原因不能前去瞻仰。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走进了这节特殊的党性教育课的课堂。在雨花台建馆的纪念馆前,我们比任何一次都严肃地握紧拳头,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永不叛党”并大声报上自己的名字,以表达自己对英烈的敬佩之情,也默默告诉自己珍惜党员身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更好地践行共产党员职责。

随后,在讲解员的讲解下,我们又参观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进入了血雨腥风的那段历史,了解其背后的深沉厚重。邓中夏、贺德麟、恽代英、丁香、赵良瑞等我们熟悉与不熟悉的年轻人,为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革命伟大事业,毅然决然走上刑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有的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怀有身孕或刚生完孩子的年轻母亲,有的是父子一起被捕,有的是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人后悔、屈服,顽强地坚守底线,保守秘密。看到这些,我的心情不由得沉重和难过。

然而,最让我震撼的,却是临出门前的一个独立展厅,三面墙上刻满已知名姓的牺牲者,而正对着门的那面灰底墙面上仅刻着“无人知晓的您永生永存”。我们不知道这个“您”字背后到底有多少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为着革命,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淹没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红色精神却让人永久铭记。

有人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的生活幸福而安宁,然而我们却更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员肩负使命的重任,那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创新发展,砥砺前行,用行动证明,我们后来人一定不辜负前辈的理想和抱负,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中华民族崛起在世界东方,跻身于世界前列!

## 时光流年

## 那座让人怀念的铁匠铺

文/陈苏民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外婆家,每次路过邵尖大桥下的一座铁匠铺时,父亲总会停下来,和里面的那位老师傅聊聊天。我对大人的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静静地站着观察着铺子里的一切。

这家铁匠铺子面积不超过15平米,一个偌大的炉子占去了大半空间,炉膛右侧的墙壁上,挂着打磨好的锄头、铁锹、镰刀,师傅和我父亲说话时,手里的活计一刻也不停。他把一些不规则的废铁材料放进炉膛内,然后把右侧的鼓风机打开,火红的炉灶内呼呼地窜起紫色的火苗。那些本来发黑的铁块慢慢地变得通红。等到那些铁块都红得透明了,另一位矮小微胖的年轻师傅就用火钳夹住铁块,移到铮亮铁墩上面。老师傅接过火钳,用小锤当当地敲打着,年轻师傅的大铁锤就紧随着老师傅的小锤,咣咣地猛砸。那“当当”和“咣咣”声,节奏明快而有规律,仿佛在演奏一首动听的进行曲。老师傅和小师傅的汗珠沿着健硕的肌肉轮廓,一滴滴地落到地上,发出“嗒嗒”的声音。等那铁块初具物件的雏形时,他们就把它放进水中淬火。伴着“嗤嗤”声,一股青烟在小小的铺内升起,弥漫……有时老师傅会把那物件放入水中后再回炉,再放进水中。说这叫“回火”,是用来防止淬火后的铁件内部变形的。

不过,老师傅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次淬火后就开炉。老师傅把物件放在台钳上,收紧钳嘴,然后拿出特制的凿刀,来回仔细地切削开刃处,之后又用青色的刀锋细细地有规律地来回打磨。当刀口黑色和银色的层次很有质感时,老师傅就停下手中的活计,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作品,嘴里轻声说:“这口锅火不错,把用!”每次,我和父亲都露出羡慕的眼神。

不久前,我又路过那间铁匠铺,然而面貌已大相径庭,铺子扩大了好几倍,青灰的外墙贴上了瓷砖。铺子内大锤和锤还在,多了一个汽锤。原来的老师傅已过世,年轻师傅成为了老师傅,他一人维持着铺子。他说,现在没人愿意学打铁手艺了,农田耕种也用不到锄头大锤了。生意清淡得门可罗雀。然而,铁匠铺内,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件件那艺术品般的铁件。

我怀念旧的时光,怀念旧的手工艺,怀念那质朴而亲切的乡土味!

## 家乡味道

## 夏日清淡丝瓜

文/冯小雨

宋代有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叫北山,在他留存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咏丝瓜》:“寂寥篱户人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已是夏天,是吃丝瓜的季节了。

过去乡下人吃丝瓜,最常见的是烧汤,一种是丝瓜豆腐汤,一种是丝瓜蛋汤。如今菜场上的丝瓜较嫩,我们小时候会容它再长些时日,长到丝瓜种子比较饱满一些了,也就是吃在嘴里能够感受到这些种子的存在。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放了暑假的孩子们,不惧炎热,午后的烈日下也敢赤脚奔跑,浑身晒得黝黑。到了四五点钟,肚子有些饿了,便各自回家找东西吃。零食几乎是没的,有的只是中午剩下的饭和汤。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午的菜是剩下来的,汤里实实在在的东西也都捞得差不多了,仅余下几片菜叶几块瓜,甚至只是一些零零碎碎。无论什么汤都可以的,青菜汤、冬瓜汤,但最妙不过丝瓜汤,因为到来了,碗里会沉淀不少丝瓜种子,用来泡饭,可以顺喉而下,特别爽滑。那些种子嚼在嘴里,有点脆生生的,还有点甜。更何况,从中医学来说,丝瓜还有生津止渴,解暑除烦的功效,盛夏吃它最合适。

作为一种瓜,丝瓜整个都能吃,皮、肉、籽、瓤。丝瓜的肉就是瓢,瓢就是肉,和种子一起成为丝瓜可食的主要部分。但丝瓜的皮也可以吃,虽然多数时候会弃掉。如今菜场上的摊主,卖丝瓜的时候都削皮,那皮也确实很薄。我们那时专拣老一点的丝瓜摘下来,除了种子饱满而外,还要吃皮。

丝瓜切段,再纵向劈开,用大拇指插入丝瓜的皮肉之间,紧贴着瓜皮的内层向前拱,会很轻易将瓜皮分开。丝瓜皮切成细丝,若有一两青的红的辣椒再好不过,也切成丝,一起下锅用油炒,放盐,淋入少量清水,加盖焖至稍软即可。

若炒着吃,通常是清炒丝瓜,或丝瓜炒毛豆,至多是炒鸡蛋吧,皆清爽爽。至于汤菜,最上档次的大概要数丝瓜蛤蜊烩菜了,特别鲜香可口,其实,也还是清淡得很。

## 记忆碎片

## 渴望当兵的男孩

文/崔向珍

每一次走过军营门前那条路,看到门口站岗执勤的帅气士兵,我就会想起那个渴望当兵的男孩。

那时候,我在医院食堂卖饭菜票,他在食堂里择菜洗菜。在我眼里,他是一个腼腆的小孩子。他的家在农村,家有母亲和妹妹,父亲因为疾病去世,他刚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他经常向我借书,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他就一个人一本一个安静的世界。他工作的第一个月发了60块钱工资,寄回家50元,交了9元伙食费,用剩下的1元钱买了一套高一的旧课本,他说打工三年,一定要把高中的课程学完。

有时候,他写了作文拿给我看,我总是很高兴地帮他修改,他很信任我也很亲近我,一声声的姐姐叫得我心里暖暖的。他告诉我还完父亲治病欠下的一千多元钱,就去当兵,还要考军校。因为这不但他曾经当过兵的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最渴望的。在食堂工作了三年,他一直穿着上学时的几件衣服,上衣还好,有白色的工作服,可是他的裤子从长裤到九分裤再到七分裤,他不舍得买新的。我去食堂帮忙包馄饨和高姨聊起了这事,善良的高姨把她儿子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条旧毛裤送给了他。他把这些能够御寒的衣服穿在身上,幸福的笑声里有阳光的碎屑咔嚓掉落。每天干完自己的活,他就去帮高姨干活。高姨在上班路上骑自行车摔伤了腿,他背着高姨楼上楼下地挂号拍片,一路小跑,浑身是汗满眼

是泪。

打工差不多满三年的时候他告诉我,家里的债务还清了。征兵已经开始,他要回家乡报名当兵。他给我买了一个硬皮笔记本,我去新年书店买了《平凡的世界》《童年》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送给他。他惊喜之后不肯要,一直说着太多了,小脸上急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笑他的憨直可爱,嘱咐他去部队里好好干,一定要考上军校。他把几本新书紧紧地抱在怀里,使劲地冲我点头,眼睛里泪汪汪的。

他走的那天,背着一个大号的编织袋,因为装了很多书的缘故,袋子很沉,他把编织袋扛在已经开始长宽的肩膀上,大步向前走。我不停地向他挥手,他连头都没有回。我看着他走远了,抬手擦掉已经流到脸颊的泪水,转过身往医院大门走去。突然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赶来,他一把拽住了我的手,使劲地晃动。我没看清楚他的表情,拔腿又跑了。

回到家乡的他,很快就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装,他给我寄过来一张照片,肥大的军装,一张骄傲的笑脸精神饱满。部队里的生活过得繁忙而充实,他有时会给我来信,字写得越来越好,思想也越来越成熟,还立了一次三等功。他考上军校以后,又给我寄过来一张照片。他不但长高了身体也壮实了,肩膀宽得能扛起一座山似的。他威武的样子,挺拔得像一棵青松。



## 地名故事

## 海河镇烈士村

文/陈德忠 陈尚娟

海河镇有一个村,取名叫“烈士村”,村里有一座“十八烈士墓”。这里有一个英勇悲壮的故事。

1944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初十),我新四军三师七旅20团、21团在解放大兴镇,攻克合顺屯,横扫戴士康和伪军陈浩天部后,20团奉命南下特庸大码头,准备攻打北洋岸。后因敌情变化,奉命转移,由兴桥、横港、下川子冒雨夜行军到陡港。渡过海河天还未亮,大部队继续北上,以抢渡射阳河大汛港,而殿后的某部在陡港、梅舍、塌港庄一带休息做饭,饭后继续向北开发。就留下一个连做后卫,在塌港庄暂住。

30日拂晓时,站岗的战士听到海河上游有汽艇的轰鸣声,听村民孙志如父亲讲,是日本鬼子的汽艇。站岗战士立即向塌港庄上部队领导报告,部队领导决定打伏击,30多名战士从速进入村民陈正义家的三合院,还有60多名战士埋伏在海河北岸的乱坟岗中。当鬼子汽艇进入我军伏击圈时,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个个奋不顾身扑向敌人,机枪、手榴弹响声震天,鬼子跳河游到岸上拼命抵抗。就在战斗最激烈时,另有两艘汽艇从上游赶来,狡猾的鬼子登陆后,对我军迂回包围,在孙志如家屋顶架起机枪向我军扫射。我新四军勇士们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在击沉一艘敌人汽艇,打死四十多个鬼子后,我十八勇士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地方政府为烈士们重修了墓地,为永远铭记烈士的丰功伟绩,原塌港村更名为“烈士村”,并在烈士们牺牲的地方,建起了“十八烈士墓”和一座雄伟的“十八烈士纪念馆”。

## 乡愁悠悠

## 淮海农场淮海路

文/顾松平

淮海农场有限公司有着光辉的历史。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02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四师。当年4月20日,农业建设第四师万名指战员在现今的海门市三厂镇召开改编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服从毛主席与中央军委的改编命令。当年4月22日凌晨,农业建设第四师指战员在政委冯国柱、副师长李桂莲的率领下,从驻扎在海门、启东两县的军营内拔营启程,向北挺进,徒步行军。当年五月份,全师指战员来到黄海之滨、苏北灌溉总渠两岸屯垦戍边,创建农场。由于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曾经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所创建的农场离淮海战役主战场较近,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向中央军委申请,1952年12月,中央军委批准农业建设第四师创建的农场定名为“淮海农场”。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农垦改革的要求,今年4月1日起,淮海农场公司化运作,改制为淮海农场有限公司。

淮海农场有限公司场区内有一条主干道——淮海路。1991年之前,如今淮海路的位置还是一条羊肠小道。为了迎接1992年建场四十周年,公司对场部内的道路进行了重新规划,废弃老招待所南面使用多年的一条主干道,将主干道移至那条羊肠小道上,对羊肠小道拓宽,改建成砂石路。此砂石路于1992年3月建成通车。建成通车以后,道路变得宽畅了,物流速度加快了,来购买稻麦等农产品的客商明显增多,农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从此,淮海经济出现跨越式发展,资金积累日渐雄厚。

1995年春天,公司对砂石路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其再拓宽,重新做路基,在上面铺浇沥青,建成宽阔的柏油马路。在柏油马路两边栽上行道树,铺上人行道板,建成一幅幢造型别致的高楼。在路北建成一座路边公园。1996年春天,公司结合淮海农场场名以及该柏油马路为公司主干道的属性,将此柏油马路定名为“淮海路”,在“淮海路”的两端树起了路牌。

“淮海路”定名以后,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将全国性的石油阀门定货会议安排在淮海召开,就连昔日不见踪影的外商也陆续来淮海购买啤酒大麦与水生花卉产品。啤酒、水生花卉开始出口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法国、荷兰、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啤酒、水生花卉的出口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农产品的产值与利润,淮海经济出现腾飞的局面!

如今,“淮海路”上彩旗招展,车水马龙,商贾穿梭,时常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从上面经过,运输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车辆络绎不绝。“淮海路”就是一条见证着淮海农场日新月异的道路!



## 小城走笔

## 夏花的情意

文/王珉

沈从文说:“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很多地方,喝过许多地方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你。”邂逅夏天,独自行走在路上,总会有一种和世界亲近融和的感觉。

大暑时节,你会惊喜地发现,城市中的金银花渐次开花了,芬芳袭人,弥漫清甜,不由分说地扑向你的唇,你的眸,你的脑海。蹲下身子,仔细看双生的金银花。枝条上是喇叭样筒状的花冠,长长的触须似的金黄色花蕊,棒状的青白色花苞,纤巧别致。同一花枝上,白的是新绽放的,黄的是开了一段时间的,新旧相映,黄白混杂,它让新鲜的空气瞬间活跃,让日光和月光交融荟萃,金银花的美是夏日绝美的搭配。

我生性喜爱金黄色的花颜,譬如向日葵、《诗经》中的苜蓿,总觉得它们是现代都市中难得寻见的惊艳,看到就会让人心动。在这个夏日,若是种一株金银花,在都市的立体阳台是很适宜的。我向外婆讨要了一株金银花的幼苗,极小极小的植株,30厘米高的身段,放在阳台的小盆里,它借着夏季的阳光和恩赐的雨露,终于绽放得如一位正值韶华、未施粉黛的美女。

立于那簇金银花的花前,仔细观察植株,筷子一般的苗条身材,藤叶鲜绿晶莹,花朵素雅洁净,芬芳清甜。来到家中做客的亲朋,总会忍不住走过来幸福地说:“这花像金钗一样,多么讨人喜欢。”刹那间愣住了,的确,这像金钗一样的花朵,是夏天最美的一抹亮色。

《神农本草经》里称金银花叫“忍冬花”,因

